

湖北黄冈话的“茅针儿”^{*1}

孙玉文

(北京大学中文系，北京 100871)

【摘要】 湖北黄冈话管一种植物叫 [l_umau tʂər³]。本文考定，它的本字即是“茅针儿”。“针儿”读 [tʂər³] 符合黄冈话的音变规律。“茅针”一词宋代已出现，此后文献代有用例，黄冈话的“茅针儿”继承了古词。“针”在黄冈话中读阴平，这里读阴去也符合黄冈儿化的规律。探讨 [l_umau tʂər³] 本字的过程说明，本字读音没有发生例外音变，也会在语音上影响到考本字。

【关键词】 黄冈话；本字；茅针儿

有一种植物，黄冈话叫 [l_umau tʂər³]。这个词儿，前面那个音节是阳平，跟“毛”同音；后面那个音节带儿化，读阴去。

黄冈话 [l_umau tʂər³] 的本字是什么呢？《本草纲目》卷十三《草部》“白茅”条的《集解》有这样的话：“《别录》曰：‘茅根生楚地山谷田野，六月采根。’弘景曰：‘此即今白茅菅。《诗》云：露彼菅茅，是也。其根如渣芹甜美。’颂曰：‘处处有之。春生芽，布地如针，俗谓之茅针。亦可啖，甚益小儿。夏生白花茸茸然，至秋而枯。其根至洁白，六月采之。又有菅，亦茅类也。陆玑《草木疏》云：菅，似茅而滑，无毛，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，柔韧，宜为索，沤之尤善。其未沤者名野菅，入药与茅功等。’^②由此可知，黄冈话 [l_umau tʂər³] 的应写作“茅针儿”。“茅针儿”是白茅在初生阶段的当地叫名。它的茎，外皮是嫩绿色的，里头是它含的苞。苞是尖尖的、白白的，味甘。白茅这种植物，还没有抽穗开花时，是尖针状的，所以叫“茅针儿”。茅针肉就在茎里面，实际上是白茅的苞。到了春天，趁茅针儿还很嫩，小朋友呼朋引伴，到野外去“抽茅针儿”，将它的茎拔出来，剥去外层的皮，吃里面的白色的茅针肉，软软的，很甜，很爽口；茅针儿如果抽穗，从茎里冒出来，味道就变苦，也就错过了吃它的好时节，再也没有小朋友去吃它。

黄冈话的 “[l_umau]¹” 跟“茅”语音上完全对应；“针”黄冈话阴平，不读阴去，对不上。但 “[l_umau tʂər³]²” 从来都儿化，没有不儿化的。黄冈话儿化各具体地点有不同，我的家乡王家店、陈策楼等地有些字儿化后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第二个字都变成阴去，不管原来是不是阴去。例如“玩意儿”，“意儿”阴去；“叫叫儿”（哨子），“叫儿”阴去；“钥匙儿”，“匙儿”阴去；“荷包儿”（口袋），“包儿”阴去；“蹠头儿”（膝盖）、“石头儿”、“舌头儿”，“头儿”阴去；“麻木儿”（摩托车），“木儿”阴去；“眼睛儿”（眼睛），“睛儿”阴去；“疙瘩儿”，“瘩儿”阴去；“尾巴儿”、“嘴巴

¹ 作者简介：孙玉文（1962—），男，湖北黄冈人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。

基金项目：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“鄂方言词语探源”（14JDD74004）的阶段性成果。

² ①史世勤、贺昌木主编：《李时珍全集》第2册，武汉：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1179页。

儿”，“巴儿”阴去；“山巴佬儿”，“佬儿”阴去。“蜻蜓”黄冈话叫“蜻蜻儿”，“蜻儿”阴去。“蜻蜓”本是一种小蝉。《诗·卫风·硕人》“螓首蛾眉”郑玄笺：“螓谓蜻蜓也。”孔颖达疏：“此虫额广而且方。此经手、肤、领、齿举全物以比之，故言如‘螓首蛾眉。’”《方言》第十一：“（蝉）其小者谓之麦蝥，有文者谓之蜻蜓。”这种小蝉形似蜻蜓，故黄冈话引申指蜻蜓。这种儿化带有声调的变化，常常带有喜爱的感情色彩，尤其是小孩儿用得多。这种音变，不限于儿化，非儿化的

[tsər̩]

词中也有一些，如“亲戚”的“戚”也读阴去。所以，“针儿”读 [tsər̩]，也符合这个音变规律。

汪化云教授见告，团风县的方高坪、淋山河一带“茅针”不儿化，仍管“茅针”的“针”读成阴平，正好证明我将“茅针儿”的后一个音节本字定为“针”是正确的。刚好，方高坪管一种似山楂而小，为茅草中的灌木之果叫“茅楂儿”，儿化，也是后一个音节读阴去，跟我的家乡王家店、陈策楼一带读音相同。另据我的学生余忠见告，他的家乡麻城话，也有“茅针”这个词儿，“针”不儿化，读阴平。麻城是原来黄冈县的邻县，今升格为麻城市，隶属于黄冈市。这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的推断，黄冈话中的“茅针儿”的后一个音节是“针儿”变来的。

团风县原来属于黄冈县，前些年将黄冈县一分为二，一半划为黄州区，剩下的一半析置团风县。汪化云教授注意到团风县的“轻声读阴去”的现象，包括我所说的这种音变。他的文章是《团风方言中的“轻声读阴去”现象》，2013 年登载在《语言学论丛》第四十七辑上。他指出：这种音变，不受前面一个音节的影响。他的观察是对的。他由此将这种音变叫作“自主的调类的轻声”，并指出这也是一种“词调模式化”现象，将原来的轻声调整为高升的阴去调 35 调，从而对黄冈话音高偏低作出补偿。这是他的一种分析。

“茅针”一词至晚宋代已产生，此后代有用例。例如《宋诗抄》中《石湖诗抄》范成大（1126—1193，今江苏苏州人）的《晚春田园杂兴》十二首之八：“茅针香软渐包茸，蓬櫛甘酸半染红。采采归来儿女笑，杖头高挂小筠笼。”可见宋代“茅针”一词已经出现，当时孩子们喜欢吃茅针。

明陆深（1477—1544，今上海人）《俨山集》卷二十二《江东竹枝词四首》之二：“二月春风满地铺，茅针芦笋一齐粗。海门东来春潮上，春水连潮漫白涂。”

明李中梓（1588—1655，今江苏松江人）《本草征要》：“茅针溃痈，茅花止血。甘寒可除内热，性又入血消瘀，且下达州郡，引热下降，故吐血衄血者急需之。”

明真哲说、传我等编《古雪哲禅师语录》卷二十《佛事》：“《扫黄岩受业本师塔》：‘茅针出土快于针，一语曾蒙奖诱深。今日鸳鸯亲绣出，虚空刺破血淋淋。’师父还记得同在湖广黄安天台山中打七时话么，‘你若先悟，我转拜你’，二十余年，言犹在耳。”

《六十种曲》载明吾邱瑞《运甓记》第十三出《牛眠指穴》：“以有茅针乌堵，雀梅蚕豆；以有毛桃鲜笋，野菱芋头；以有炒田螺，闸簖蟹；以有烧黄蟮，煮泥鳅。”

明卢之颐《本草乘雅半偈》：“【核】曰：出楚地山谷，及田野，所在亦有。春生苗。布地如针，俗呼茅针。三四月开花作穗，茸白如絮，随结细子。至秋乃枯，根名茹。”

清多隆阿（1817—1864）《毛诗多识》卷二《召南》“野有死麕白茅包之”条：“茅，野草，处处有之，高数尺，茎叶似竹。秋末结穗，白花如絮，随风飞扬，似苇而细。春生芽，尖锐刺人，俗名茅针。秋老花飞，古名茅秀，今名白茅。根长远出，白软如筋，有节。来年逐节生芽，最易繁生之草。似苇而不及苇之高大，似荻而不同荻之中实。俗多用之覆屋，或以作薪。而古人则尚其洁，藉以将礼。”

清屠继善（清浙江会稽人）《恒春县志》（恒春县，清置，在台湾南部）（光绪年间）卷九《草之属》“茅”：“《湖雅》曰：‘茅根、茅针，并入药品。’按，《本草》：‘茅针，初生苗也。’”

清张秉成《本草便读》（光绪年间成书）的《草部·山草类》：“茅针却异茅花。（原注：茅根，此物自本经以下诸家《本草》皆未云可以发表，今人皆用之发表。未知何意。）”

由此可见，黄冈话的这个“茅针儿”最晚宋代已经出现了，《本草纲目》提到宋代苏颂（1020—1101）《本草图经》已经注意到这个词，比同时代的范成大要早一点。查苏颂《本草图经》卷六“茅根”条，正有此语，文字略异：“茅根，生楚地山谷田野，今处处有之。春生苗，布地如针，俗间谓之茅针。亦可啖，甚益小儿……今人取茅针，以傅金疮，塞鼻洪，止暴下血及溺血者，殊效。”这个词迄今已有千年的沿用历史了。

这个词儿不仅见于湖北黄冈，还见于其他一些汉语方言。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第834页：

【毛针】<名>茅草的嫩蕊。（1）江淮官话。江苏盐城 [mɔ²¹³ tsən³¹] 清明时节拘~。（2）西南官话。云南腾冲 [mau tsən] 走到山上去□ [ti] ~吃）。（3）吴语。浙江宁波。

这里的“毛”本字是“茅”，不是“毛”，“针”字仍然读阴平。

《汉语方言大词典》第3160页：

【茅针】<名>茅草的长条的骨朵。吴语。上海崇明 [hɔmɔ²⁴ tsən⁵⁵]。

使用“茅针”一词的方言不可能只有这么几处，宋代以来的诸多文献材料多次出现此词，我在上面所列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，这些材料都是“茅针”使用地域比较广泛的最好证据。苏颂等人说，茅针原来生楚地山谷田野，他所说的楚地，大概包括今黄冈，因为春秋战国时，黄冈属楚国。因此，“茅针”这个词儿说不定是从黄冈等一带楚地扩散到其他地域的。

我在《谈谈方言史研究中的考本字和求源词》（载《文献语言学》第二辑，中华书局，2016年）一文中注意到读音例外会影响到考本字。“茅针儿”的“针儿”读阴去也许不算读音例外，也会影响到考本字。本文可算是对该文的一个补充。